

洛陽縣誌

重修洛陽縣志卷之十三

武進龔崧林麀園編次

藝文之二

碑一

唐

唐河南龍門天竺寺碑

蘇頌題

形器分有宰匠■言立有導師上聖卓然大仙之旨也因
城之廣剝土之嚴其來尚矣天竺寺者天竺王子避位出
家三藏法師實思之所立也夫所宗謂道道崇可讓位况

生於佛國所慕惟法法注可濟時况行於人代致哲於東
震發自南離藏戒珠却高竇陵海漲而絕雲島矣屬舸艤
傾其伍兩餘星折其三翼法師於呀呬渺瀰之際都觀世
音像一軀隨而載之凡七夕觀音則聖極於既墮迦葉以
神形於既沒始憇西明寺譯金光明榜迦文殊師利呪藏
廣博嚴淨陀羅尼浴像功德大寶積等經七部顧而言曰
機輪未兆礙之殊域志成已信乘之坦塗今微言載歇密
藏咸啟吾其往矣况求法不二解空第一竟起西閣之羣
必擇東林之衆常謂洛京闕塞山斷川流枕城池於正陽

當日月於亭午脉脉中瀉透迤左薄黃道映以為界翠瓶
臨而日空天下地勢之寄也法師乃亂流東濟止彼香山
又於山北見龍泉二所洞澈深淺則鋪丹孕碧嵌珠連而
上跳迴竇經復則小雨微風點折瓊而傍散積磔搖動光
輝自然琉璃混成毛髮可數法師樂之爰創方丈更於其
側造浮圖精舍焉飛觀遙峙仙莖崛起遠而趣之虛空縹
渺於其間近而察之岑壑青熒於表裏羌難得而名也景
雲歲辛亥月建己日辛卯制以法師所造寺賜名曰天竺
惟皇建極與天比崇教設而風靡化行而日用法師不忘

本而述初乎殿中侍御史趙國李奮字玉田育粹含采妙
機強學佑其垂成憲以從事法師即於東山之偏建丈六
石龕匪泐而攻載追而琢四衆圍繞萬人唱和疑隴堦之
朝墮狀羅浮之暗徙則圓煬石乳凝陰水精香封韞玉花
麗交纓諒殊特也若乃立三會開八關撞洪鐘伐靈鼓引
清梵稱神咒向之雙泉氛氲五色雲止烟絕星流火變成
福應而神滋焉每熙春載陽具物和暢此都人士則填城
隘陌自北而南遺光相涉羣聽相接震聞乎數十里外無
不舉袂陰峯揚橈沸水潔誠而往修禮而去爾其倚紅樹

憑丹檻清冷窈窕聲聞下上披光若滅人得至天其崇信也如彼其安閑也如此禪期樂淨道詎越於身心觀其惡冀事已冥于世界寺之梵衆得無量德轉不退輪永于斯也沙門圓寶密行精苦辨才酬對以尸臣之命功藏於宮太夫之靈德謨乎廟矧夫清涼有地常所住持忉利為天宛其相似文殊以之演說耆城因而迴向者復何如哉雕而頌之可也俾宣偈曰

洛之表兮伊之東山有香兮泉道蒙攬檀疊拱兮飛在空
錯石雕珉兮生梵宮乘豁險兮開素波望參差兮圖綵虹

維妙力兮歸大雄天竺之子心定慧輪轉聖王道光濟山
之曲兮泉之涯持勝緣與宏誓永安居而悟寂混羣物而
同契

洛州昭覺寺什迦牟尼佛金銅瑞像碑

李嶠

益聞發體凝寂離形相之區道心元微同虛空之德不可
以名言說不可以去來取汨矣無繫修焉似存潛輝匿端
而迹滿三界滅識掩智而行該萬法契存於希夷之表機
動於惚恍之中談其空則不盡有為索其朕則後歸無物

非■天之至妙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智無方說三應物
真乘寂住抱一湛然大悲所薰其利博矣无德所被可勝
言哉及道墮盈虛教遷正像猶囑累於句偈尚隄防于修
習是以四依弟子深演護持之功十行法師大洪供養之
事爪甲僮盡悉成菩提心口能存俱離煩惱法雲上際於
兜率慧日傍臨於震旦魯人將聖神契闡托於西方漢主
聖明靈儀夜飛於東國屈伸變化其不可思議之致歟皇
帝以六龍乘時三獸演法瑤函玉檢荅宇宙之隆平寶網
珠幢迎天人之勝福丕業以不宰成務深慈以無緣致功

固已合上帝之元符開中天之寶藏豈徒窮數盡妙越契
踰繩而已哉太子左衛率上柱國相王八卦乾男五行帝
子金相玉質鳳毛龍翰幼承寵異列俎豆於南郊長懋徽
音薦榮盛於東陸孝友隆其三善溫良登其四行貴而思
降休易象之流謙冲而不盈法道家之曰損每推太宗之
重深讓元良之德攀紫庭而抗疏懼隔照臨仰元圃而申
虔庶通誠感冀因十善之力遂迴九臯之聽跪辭銀版褰
裳下天地之宮拜受玉璜備物坐侯王之國列山河於大
郡黑社生光屬百變于元昆黃離遊阻欣跼萼之有序慶

宗祏之彌隆載荷令思永垂曩誓乃發願造什迦牟尼佛
尊像一軀大若薩弟子神王各二身方撤東山之府且模
西竺之容皇嘉迺誠用錫休命制度廣輪之法咸順私心
琢磨銘範之資盡令官給於是乎百工獻技九牧輸珠瑞
雀棲醯仙人練火觀祕影於龍窟得真形於鷲山二輪千
幅之偉姿七滿八圓之殊相青毛紺髮蓮目眸容珠纓大
士登雙法之筵金杵神王夾降魔之座馨崑岑之瑤碧窮
蜀道之丹青黼黻周施莊嚴具足迴兩宮之軒騎動七貴
之輿輪自非聖靈合德忠孝因心何以發金鞍之殊社五

毫之秘相者哉西域全身既遷於勝妙之塔南宮像畫亦
送於清源之臺於卜因安有自來矣聿求勝壤用遷斯刹
有司制禮具音樂洛州供車乘內出神幡香輦送至道場
於是士女雲趨衣冠翕集二龍灑道千馬隨軒幡花經鐵
銷之橋讚唄下金繩之路前後遵從悟宮竹苑之球琳左
右奉持秦園蔗園之龍象烟霞將翬庭混色鼓鐘與蠡具
齊音圍繞周旋達於淨境既安象設仍建齊筵親屈萬乘
之尊俯從八闕之會日月天子來侍威儀星辰大夫預陪
文物攜麒麟之青娥八鸚鵡之仙臺曲樹低陰祥連步接

以犧帝龍顏之相謁象王螺髻之容對奉二宮忽疑什迦
之讓座詳觀兩聖更似多寶之分臺于時人天盡室法俗
傾都衆有稻葉之多地無針鋒之隙並晞玉鏡仰成珠輪
莫不注目虔心稽首禮足虔蒼荀之還嗅悅優曇之更開
咸訝難思得未曾有爾乃寶坊四敞銀闕雙闢地如龜甲
山似龍鱗羽騎銜枚列萬隊而清警天龍按部總八神而
環衛咸容儼其既肅中外寂而無譁然後借座燈王請飯
香士大乘法匠闢不住之宗耆儒禮官獻無庶之式傾中
藏之寶貨移太官之玉厨衣鉢分行管裾聯事流三川之

水未足方油渠酪池興二室之雲不能燒香烟花雨大樂
驚於寶刹高幢入於梵宮誦經則上界遙聞彈指則下方
俱動用慈悲而行喜捨以清淨而為功德初中之布施寧
比其多南北之虛空未量其果方見如來種智化成天寶
之基菩薩慧明利建維城之業寧止百千聞法咸蒙離垢
億萬同會俱證無生惟抱義舍仁顧言慎德文章冠代禮
樂在躬以旦爽之周親踐曹史之名行用能體道悟發遺
榮去羨讓其天下高明動於萬方得其環中妙果深於大
度解未俗之常愛蹈真空之遠跡勝上之業所以崇奉君

親謙撫之風所以率先黎獻形舞咏而被笙鏞固其宜矣
書版圖而鏤金石夫何愧焉爰命下臣式旌高躅庶山飛
海竭將地軸而無傾火劫風災其金堅而不朽重宣此義
敢作銘曰

心行之表虛空之際有物■成是名真諦非生非滅不巨
不細去失其方來無所繫潛通鑿揆闔發機神大■流俗
權開應身非邪作正尊法為輪蟄戶逢照迷途得津天籟
含聲循構稱物酌焉不匱動而愈出說果明因證寶
波旬迴首尼捷頓膝應變開鑿隨方汲引德洞幽深慈

區眇洽恩泊緣停報斯盡石室鞠光金河輟軫慈舟已謝
慧炬俄沉色相俱覩希夷莫尋蒸哉睿聖皇矣君臨更維
象法還開佛音有美親賢于嗟擅捨讓踰斷髮誠均捧馬
脫屣青宮分茅黑社道遊方外義高天下將追宿契且樹
良緣乃隆皇造爰抽國泉觀形兜率取法優填大治神化
靈儀自然異相紛紜殊姿掩藹黼黻丹艘莊嚴金■面似
月輪頂如天蓋十位傍拱四神來會真契何遠心誠則通
毫文玉潔額黑金融色動天中輝含帝弓不資睿德孰顯
神功象設既安佛場乃闢王輿迴軫瓊柯侍席仗擁曲鉤

筵羅飛錫海引千供霞張奕業人天鼓舞龍象能徧香作
花蓋烟為寶臺嘉願克成供因無乏百靈衛善千祥護法
眇眇三思悠悠萬劫永固彝器長隆寶業

東都聖禪寺無畏三藏碑

李華

惟和尚輪王梵嫡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
後其先自中天廻因難分八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和尚
生有聖姿早兼德藝故厯哉馬十歲繞戎十三嗣位睹諸
凡舉兵構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捍輪傷頂軍以
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羣臣曰向者親征義斷恩絕

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殊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塔。誓以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舶。往中印度。密修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羣盜陪於併命。和尚慰帖。徒侶默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盜果為他寇所賊。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險。越窮荒。踰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和尚服凡品而徒侶以君禮奉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蔭。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

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說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
伸名振五天尊為稱首邠爛陀寺像法之泉源眾聖之都
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端晝如月魄夜則光耀僧有達摩
翰多掌定門之祕鑰侃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實八百
年也和尚投體兩足奉為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
人也見油餌而溫粟飯餘煖愕而嘆曰中國去此十萬八
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而和尚
默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城吾適受供而
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摠持密教龍神圍繞森在

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領即日灌頂為天人師稱曰三藏
三藏有六義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陀羅尼而統攝
之和尚遍禮聖跡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為迦葉
剃髮受觀音摩頂鍍金為貝葉寫大般若鑄銀起窣堵波
等佛身相母謂和尚已化淚竭喪明及寄疏問安朗然如
故大雄威後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隨所
執乘喻破疑仆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大師喜曰善
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涅槃國中
夜次河河無津熱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

小乘之聖大德是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授以名衣
乃升空而去鳥傷國有白鼠馴逸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
厥之底而可敷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為金字列在
空中突厥之妻有以手按其乳乳為三道飛注和尚口者
乃合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舉刃三所支體無所
傷破者唯聞銅聲而已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
率眾合圍乃密為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境夜有神
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護中州禮足而滅以
駝負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馳足没于泉下和尚入泉三日

止龍宮而化之牽駝出岸經無霜濕曆宗道尊德盛立契
無為詔僧若那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俟來儀開元
紹興重光大化聖皇夢於真僧見其姿狀非常躬御丹青
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止與夢合符天子光臨而敬悅之飾
內道場尊為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皆跪席捧器為師賓
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
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為盛累請居外勅諸寺遞送
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
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稟言說者甘

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惟尊奉長老實思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惠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議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而願力俱圓有來畢應應無礙教眾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薰草木同於一子不知其■也於本院鑄銅露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手為模範妙極人天寺眾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火盛曰無可為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瑞花飄席前後奉詔穰旱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

耳目矣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
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涼
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現威儀賓律師以某月日塋於龍
門西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禪師榮鄭氏明畏
禪師瑯琊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為樂說之辨
妙用即禪那之宗入和尚之室惟茲二人而乾元之歲再
造天維大君心證無緣之悲躬行不墮之孝由是釋梵扈
蹕天師濟師函穢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興行二
禪師爰以偈頌刻諸金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慰門人

感慕之心有同顏子喟然之嘆其文曰

釋宮尊種龍扶出持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微塵寰行廿
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今予得之隨方演教
幸來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穢懽喜圍花惟聞麝香百千
萬億調服其心灌頂在皆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日圓深
因於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瞻
無日雙竇昭興教尊言密歸我者因因明悟實

贊

宋

河圖贊

王安石

河之圖兮開天地頤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義兮
肇端乎神盡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同上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彝倫夏商之季兮汨堙箕子載
陳兮皇極為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銘

周

金人銘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云云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

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幾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
可上也故下叶音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叶下之温
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人皆感之我獨不從內歲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
莫我害江海雖左長千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戒之哉

漢

雲臺銘

李尤

周氏舊居惟漢魏因崇臺增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

舊章人循其行而國其昌

明堂銘

同上

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憲閭四設流水
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
冬謹闕梁

太學銘

同上

漢遵禮典崇興六藝脩周之禮埽秦之弊褒建儒宮廣置
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德陽殿銘

同上

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側宏誕彌光大漢體天承以
德陽崇閎高麗包受萬方內綜朝貢外拱遐荒

武庫銘

同上

搏噬爪牙鋒距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
已陳

門銘

同上

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開邪擊柝防害

中東處仲月值當卯鶴鷗有聲鷹隼匿爪除去柱楛獄訟

勿考

中東門

開陽在孟位月惟巳清明冠節太陽進起

開陽門

名有定位惟月在未溫風鬱暑鷹鳥習鷲

津城門

雍門處中位在酉盲風寒濁鴈歸山阜

廣陽門

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蟠螭匿彩迎冬北壇從陰

所在

夏城門

穀門北中位當子子太陰主刑殺伐為始

穀城門

平樂館銘

同上

乃興平樂宏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芬梁照曜朱華
飾當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善覆然後來王

洛水銘

同上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於洛邑元龜赤字漢符
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府
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晉

反金人銘

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
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
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鉅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

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竟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澤生化隆凡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北魏

永橋銘

常景

洛陽縣志 卷之十三 六
浩浩大川，決決清洛，道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
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惟洛食，實曰土中，上映張柳，
下據河嵩，寒暑枚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同風，前臨
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岷西疆，四嶽之地，六達之莊，
恃德則固，失道則亡，祥觀右□，列見邱墳，乃禪乃革，或質
或文，周餘九裂，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曠，天地發輝，
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錄仰天元符，握鏡龜運，
會昌龍圖，受命乃睭，書札永懷，保定敷茲，景跡流美，洪模
藁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勒洛汭，敢告

中區

唐

古東周城銘

并序

呂 溫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萇宏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
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宏違天必受
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宏左氏明徵以為世規俾持
顛之臣沮其勝非所以廟尊王乘大順也平經
其地而作是銘

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統

開祚盛則駿奔哀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
時無義聲大夫萇宏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廓崇王城雖微
遠猶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
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成
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狗興亡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
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焉遐憤勒銘頽隅以勸大順

素木盤于銘

并序

蘇頌題

先天歲夏五月頽蒙恩旨傳還洛京時常祭酒丈
人任膺居守嘗撰素木盤五分諸好事頽既至文

人垂眷猶昔御衣撫孤得拜清顏訴窮歎於此矣
他日復往又以木器謂之亦頌斯惠豈散則當棄
木有先容而見知豈扑則能堅器有晚成而獲贈
覩以為誠仍邀作銘退而力鄙懼不如命

山有木兮全真而生君子器之審而用成渾則不矯受則
不盈辯以文直牢因素真抱扑委性誠奢遠名慮終謀始
能合道精

盤石銘

并序

白居易

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履道里第

時屬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疑白雲文拆
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
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宋

龍門銘

序。舊志誤作白居易今正之

真宗皇帝

夫結而為山融而為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于
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邈河復
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高為川初通閩塞周成相

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
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
尋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以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
巡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洛宅而觀土風既
周覽于名區乃刊文于貞石銘曰

高闕巍峩羣山逸邈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
萃止螺髻偏摹雁塔高峙駐蹕稱奇貞珉斯紀

德威堂銘

蘇軾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

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
日見顏色西人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安樂窩銘

邵雍

安莫安於王政平樂莫樂於年穀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窩
中何由得康寧

明

澶橋銘

陳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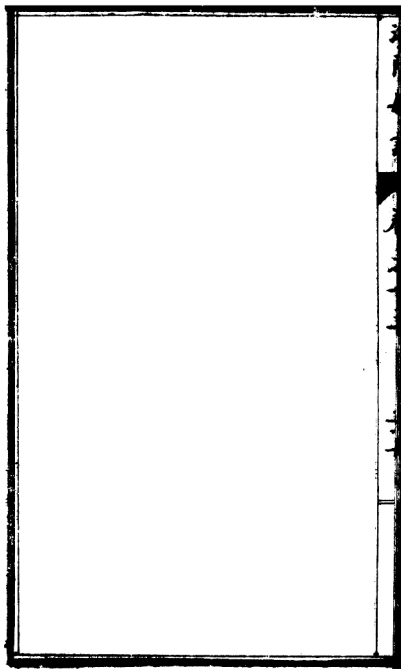
河南郡城東故有澶河即周公所卜之地也河故
有橋西通陝蜀雲貴東達汴北抵於京師實當要

衝歷年既久橋之作廢不知其幾嘗詢諸故老成
化間有斲石而為橋者其費盈巨萬無何遭洪水
之患橋成而遂廢矣興是廢者伐木作虹橋其費
殺石橋之九而用其一然其勢太高艱脆不能支
亦尋廢繼是改木作平橋其費又殺虹橋之八而
用其二橋至是頗歷歲月而猶不能不壞于今日
其適然者耶無乃予當為之倡輟于時遂督洛陽
吏復之為順梁者二十有九為板方而厚者二百
二十有奇為闌干以護之者二為鐵釘以固之者

千有四百三十五皆出民之義者償其直工二十
有二人趨事者百什人皆庶人之在官者役之其
材儉於用而止其事之可否取諸人其出納籍于
官其制如平橋其費于平橋又殺其七興工於是
歲七月之朔至二十有二日工訖功僅一月而橋
成平坦壯固通諸夏視前皆不殺焉翌日告成功
于神吾與吾民暨凡執事者皆喜其成之速若不
知其有費而利之也乃作銘以貽之後銘曰

先民有言歲成興梁太費則困過勞則傷王道平平于彼

周行民不告病吾豈敢當價廉工省百年三價尚告來者
勿視坳堂



辯

宋

龍門辯

司馬光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為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元

東西周辯

吳澄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鄆周公相成王定洛邑營澗水東澠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鄆於今為河南又營澠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訛及西戎入寇殺王諸侯逐西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

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
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止踰
半期而子朝又入王避之東居於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
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赧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
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
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
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
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
東周惠公父子同諡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

凡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桀嗣慎覲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還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又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氏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愚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

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概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五都城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記赧王

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
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
在西而不知報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
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
餘年王於東報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
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為
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
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為報王別論
反以徐廣為踈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報

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
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西戎即有其地
鎬之為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
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
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
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邠鄔屬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
所謂東周也於斯世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邠
鄔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

漢書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
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辨

明

雲臺功臣位次辨

邱濬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為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橫數之
也上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
茂通鑑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
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功豈能先于吳漢王梁之德未必
優于賈復况耿弇次于陳俊寇恂次于杜茂岑彭次于傅

俊馮異次于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可見其尤可據者史明言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今范史板本以一人為一列以王常在賊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則朱翮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而正之則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國朝

洛書非滬書辯

邱起鳳

永甯縣西有元滬水黃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巡臨於此

水水關一窩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即所謂澆書者也
蒼頡因則之以制字此陽虛山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
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書出之於洛今所傳洛書是也按
洛水關七縣之地求其書的出於何地則不知也後人求
其地不得見澆與洛相近且其流漸入於洛據澆有龜窩
宛然可按遂指為洛之出書即此是耳遂一倡百和學士
大夫亦深信而不疑余未能至此地嘗玩誌之圖識龜窩
之去洛尚遼遠不在將入未入之界此則澆自為澆洛自
為洛巖若列眉乃於其窩所出之龜輒謂洛之出書即此

真有不可解者矣夫滄非有異流也滄之龜未嘗再出也如謂禹時之龜即此而是將謂黃帝時之龜又出於何地乎水人兩存其說而不一究其實傳信傳疑不幾兩無所據歟余嘗謂滄固在於永也洛亦經於永也雖謂兩書並出於永亦無不可惟執滄所出之龜為即洛書斷斷不可何也龜竊實在滄中與洛毫無干涉按跡顧名其是非自了了矣

留祀聖像辨

張漢

前明嘉靖中詔天下學宮盡撤孔子像改祀木主洛陽諸

生孟大智不思毀像衰經痛哭力爭留祀瀝東書院時以
為知禮漢始八院時博士語漢曰是即孔子遺像孟生留
祀於此者伯魚子思在左右兩像今亦存漢下拜因慨然
歎曰甚矣孟生之不達於禮也孔子曰之死而致生之不
智不可為也夫聖人既沒其人已不可見矣後之人必合
土寫像酷肖生人而祀之母乃不知乎且夫學聖人者欲
肖其行匪欲其形之肖也即合土而適肖其形猶為不智
况溫良恭儉讓盛德之形未易克肖者乎伊川程子以為
人之於親不宜置影堂以幾微不肖其形即非吾親無以

申吾孝而謂聖人可以臆寫其像乎改像置主雖聖人復
起議不能易也史載武王載木主而征由來舊矣其諸異
乎釋道置像敬之實所以褻之者乎又况易世而後塵封
色敗亦復寢奪剝落祀典荒缺存其像褻益不可言毀之
適以敬之衰經痛哭何行之過激也即今伯魚子思分庭
抗禮而坐父子之禮何如也孟生殆未之講乎至改像置
主當時或於火於水於土今亦不傳然禮以義起以人生
而死之禮葬之擇諸高原人跡不至之處使藏其神不封
不樹上告聖人在天之靈或無恫乎世有智者或不謂不

達於禮也

說

宋

元勳字說

黃庭堅

河南元氏世典名教仕不得軌其宗盟大著大儒之救生
子嗜學教有彬鶴游子驚昂昂不羣乃翁祝之曰其受命
于先君子闢楊墨以冒斯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
曰勳則問字於太史氏太史氏曰懷道者不爭贏實若龜
玉進道者不觀歲行若日月有居成功之心則不違自智
而教不能則不違故三養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

禹荒度土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
沐啓呱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暖妹以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弗容惟未
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誠有之今則謝
之矣請誦斯言歿而後已

國朝

唐堯堅改署古謹言人說

張漢

洛陽周公廟中庭祀周公其左楹合土寫像頌立一人前
置木主署唐堯堅三字子初不曉已而曰是當是太廟金

人之事以謹言相類故孰耳攷酉陽雜俎鄧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刊其腹曰磨甕韃慎勿言謂疑與緘口銘相類朱子亦謂磨甕堅秦人座右三字銘不言即金人之事也洛之人妄署其名以陪祀母乃不協乎予議改署古謹言人始當蓋孔子語也至像不合金為之尚失本義雖然仿其意而已嗚呼人能謹言百世祀可也况重之以孔子乎不謹言者即日奉金人而祀之又何益也

序

晉

遊金谷序

石崇

予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松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還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

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
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
又寫詩者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唐

夏日登龍門樓寓望序

王勃

夫益者三友道術可存同心二人金蘭可印况乎詩書舊
好披樂廣之高天鄉黨新知掃顏回之陋巷尋勝地叙清
燕脫野客之荷衣入幽人之桂坐留花浮酌對文章而無
憂葛蔓調絃撫鍾期而有遇既而南方夏晚北牖晴開中

園之弱柳含烟曠野之陰雲蔽日低虹飲水向溪谷而全
斜戲鳥凌空狎林亭而半度興含情逸共敦行役之期搦
管含毫獨對鄙人之序

宋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年高者八人遊時慕之為九老圖傳于
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
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路國丈公留守西都韓國富
公納政在里第其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樂者於時為多

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教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奠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樂天所為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

後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宜徽王公方留守北都
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
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
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
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菊譜序

劉蒙

草木之有花淳治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
花比之宜非正人遠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屋

原之為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蘭柱荃蕙蘭芷江
蘿同為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
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實皆正人達士堅
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為名固
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
花者以春盛實者以秋成其根枝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
以秋花悅人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
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
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

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箸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一草之微自未至本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加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為邱壑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偶然而已哉洛陽之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為盛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水之濱嘗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詠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餘得為龍門之遊得至君居坐於舒嘯堂上顧玩而樂之于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者因次第焉夫牡丹荔

走香筭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人皆有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叙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元

伊洛淵源錄序

黃清老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春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絜維發鑰啓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一以貫之

嗚呼至矣當是之時天下英材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
廣運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間見有淺深要其功
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
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者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
伊洛淵源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求焉其行乎地
中支分派別萬有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學者
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
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明

重刻狄梁公墓道詩序

虞廷翼

洛陽之東去府治三十里有故金墉城在昔漢明帝始建
白馬寺寺萊百餘步則唐宰相狄文惠公墓在焉墓有神
道碑屹立旁然碑前一小石碣上有元安撫使完顏綱所
題絕句一章大夫也先帖木兒立石歲久仆墜過客忽之
多不注目適河南省幕金公養晦道經于洛拜謁墓下見
其詩在刑柵斷石間摩挲玩視慨然以悲曰詞語清新惜
乎刻石廢缺遂廣前韻二絕尤得詩人懷賢之意後詣京
師錄以示鄉人周君伯器君讀之擊節歎美為叙其事甚

詳公遺欲併刻之未果予以三載秩滿赴省門邂逅公於
官舍聞公言慚而弗甯念予來牧是邦嘗欲修舉廢墜而
不能茲當任其責矣遂請其稿歸謀諸匠氏磨石併刻完
顏絕向及養晦公和章附伯器君之雄文於上庶幾文惠
之忠肝義膽凜凜在人耳目不惟發泉壤之幽光亦以不
沒歌詠者之善也是為序

崇雅會序

劉澤演

社崇雅道志薄囂塵唯河洛居天地之中乃禮樂屬成周
之舊嵩邱溼澗供嘯傲萬仞烟雲金谷銅駝就指顧千秋

泉石仰高儀于唐宋雅度懸思慕芳躅于白文流風學步
躡東山之蠟屐拂袖懸車醉北海之螭尊藏名避地旗鼓
奮成乎牛耳曾看八士擬香山旌旄新建于鷄壇更有多
君續妙覺會有程約有度不尚官而尚齒絕世態之炎涼
謔無語狎無容務相勸而相規切君子之砥礪幅巾垂帶
居然上世衣冠刻畧量籌儻乎先民軌度倡始者坦然居
士襄成者市隱逸民坦翁三朝耆德百歲貞姿鷓峙鸞停
遊算數域中第一蘭薰雪白清標推海內無雙試陸地之
真仙益生人之上瑞董司理賢良射策翩翩花鳥鴻冥孫

工部金石流聲冉冉山頭豹霧李膺前度擅譽龍門王勃
後身垂芳鳳閣蜚聲南國張君五馬高騰恬志中林迂叟
一邱偃卧計時則契結來十載紀事則聚首者七人悲夫
公瑾飲醇已向玉樓獻賦右單袂禊却從地下修文華山
之長卧難醒西域之浮槎不返江沉采石月度飛鯨嗟嗟
否泰何常感山陽而雪涕咸恆有志誓白水以旌心勝會
無微恐遞傳而遞泯河清有幾孰視昔而視今荷盟主之
殷勤壽芝函于剞劂形圖片楮彷彿前代遺踪詩報七裏
依約先賢雅韻頌志蛙陋聊附蛩音

初服會序

劉 贄

洛中有社舊矣唐會昌中白樂天九人社之香山禪林謂之香山九老會宋元豐間文潞公會其同志十二人於妙覺僧舍謂之耆英會又謂之真率會二社皆兩朝偉人輯之史書圖之繪事侈為美談數百載間猶一日也入明嘉靖中余始仕時洛中大司徒東穀孫公大司馬鳳泉王公約同時致政八人為八耆會又謂之續真率會亦輯有錄繪有圖也洎余歸田而八人者已相繼淪謝矣續補者十一數而孫公尚為主席遂辱見携余時分席在末行起隆

慶茂辰迄今萬曆己丑歷年二十有二先後續會者計三
十有八人主席始孫公繼嵩野朱公再嵩崖温公今桂峯
王公更主會者四而相繼淪謝者屈指已廿有一中間長
于余而徂者十五少于余而先逝者六君子矣凡皆經眼
朋儕也已若殫露朝菌然旦夕不可知如此何論古今之
古今之相視一也今社五人悉少同几斫相顧俱皤然一
翁然回首初服僅猶傳舍一夢間爾矧又去日已多來日
又誰可知乎其興感滋益咸矣夫興感莫如聚樂聚樂何
如舊遊今之會多宦遊諸君子歸田以後相就為社爾視

齟齬之交已不相伴而志向又安可盡同此舊遊之聚所
以為真樂也余故采而名之以重吾社而圖與繪當俟之
後來社成而維揚山人胡楚鶴氏還自雲中續之山人舊
愛洛中風土卜廬在洛已久又愛初服老人之同志而諸
老人亦愛山人之雅志略同也遂拉之以入時山人齒方
艾亦匪僭自童遊者然方外同志之交更覺足音也自
不當以前例拘之因得附書

雒陽劉邑侯審編碑序

呂維祺

愚蓋於天地而誠夫德之體大而用廣也九天之野異其

章者統於氣也九州之土異其宜者載於道也此體也言
言之不盡知知之不盡者固用也而欲測之識之蹈之襲
之見之解之追之及之何向得與間有借口致治不主故
常而文法牽引銷鑠志氣瞻尊顧望惑亂聰明無足道者
我邑侯劉公學天之學咸若萬有長養生氣放彌元化然
而小用牛刀祿比雞肋尚有存心濟物念切兵荒城外廓
數十里弗用民力刻木役傳拘攝不費民惠驛馬役盡革
於夫里徵稅民不役於官府衆善之多載在官碑志法不
多書側聞公下審編之令愚曰嗟乎賦役法立而弊隨漢

什伍而一唐租庸而絹靡令其終明興貢禹官周三百年
矣語曰一法立一弊生今之所謂弊者一耶且十百千萬
矣又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除今之所謂利且害者又
何但什百千萬乎吾洛自萬曆九年審編分地為里分里
為甲定為版籍謂之實在戶凡有重役輒以問之莫可解
脫至身家交盡籍不可去衛所官軍及遠方流寓任土作
貢號曰寄莊戶其丁稅可存可去得以游移避役爾來奸
民飛酒往來於各里中出沒影伏於諸豪強實在將盡化
為寄莊公曰有田產同登版籍人之丁隨地之稅為存亡

周之所以本地著也男子十五成丁七十而去其籍老幼
廢疾死亡者歲時登其書又不待乎地之盡小司成之職
也勞逸均法制治若不傳世禍無波及平易近民民爭安
之獨重不反民爭避之避愈難難愈避易愈安安愈易其
理豈不章章哉吾郡伊洛澶澗之水出秦關下印坂厯嶠
函趨伊關勢迫湍急天岸千里河有遷流則豪強逐波依
利而禍土害稼則尤河伯不仁死徙流亡正貢猶徵地已
歸於非有民誰問之水濱自有郡縣以來登議之典未之
詳也公姑令民自實田因得其兼并者還之復因審編稽

其無地者為之露去稅額公之明德遠矣公昕夕翼贊中
興之德也之學也磅礴世宙大安中外無乖陰陽之施無
荒日月之光無亂星辰之紀無隕草木之生噫至矣哉請
以告世之宜民者

國朝

袁太史世譜序

呂履恒

古者建國立宗所以厚集邦本示民有統也公劉之詩曰
君之宗之君貴治也宗親治也民尊其宗子若尊君然是
故本厚風淳而邦國賴之周禮小史辨世系定昭穆小宗

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於是大宗小宗之法益詳大宗者諸侯百世之宗也小宗則別子之初為大夫者也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收族此三代之所以隆也自秦廢典禮宗治始壞漢魏以遺譜牒遂興及隋唐更以門望相高至宋之廬陵眉山復本古小宗之法作為族譜後之治譜學者尚焉然永叔生於漢東終老於潁未嘗一至廬陵東坡潁川宦遊四方卒塋於邾子孫未嘗歸蜀所謂尊祖敬宗收族者亦徒空言二公如此况其餘乎袁太史紫臣先生次其世譜

自洪洞遷洛陽者曰思仁思讓各六子區為東西十二門
至六世祖斐為東門之一支因以思仁為始祖其中葉缺
略莫能稽也太史愴焉念先澤之不泯懼後世之無徵姑
綴輯自今疑者闕之蓋其慎如此且夫世祿非所以為不
朽也文辭非所以為睦姻也古者重去其鄉而後世轉徙
不常三代世係職官掌之而後世人自為宗家自為籍禮
大夫不敢祖諸侯今世富人或恥其族姓之微扳援顯者
以亂其統系古賢臣豚肩不掩豆澤及三族今食祿者豐
於己而嗇於族也或多方以遠之君子於是歎古今人之

不相及而族譜之作非徒然也按袁氏系出舜裔胡公後
爰諸生濤塗以王父氏為字是轅全又別為轅春秋襄三
年袁僑如會是也漢之盜之安南齊之昂皆有明德顯爵
為世著族而太史歷兵農二曹出為廉使禮所謂繼別為
宗者袁氏之初為大夫者也胙命既遠宜於是焉始而先
生抑然不敢遠引第推本八洛之所自近而可稽且兢兢
於繼禰之義念太封公克家之勤而纂述未遑所謂善承
厥志親親而尊祖矣於以敬宗收族講孝友睦姻之誼更
千百年未有艾也廬陵眉山之所空言先生且見之行事

而可為子孫法守士大夫之經程又何憾之有抑予由是而知學譜馬與其誡也寧慎與其侈也寧狹與其偽也寧樸後之讀袁氏譜者其有取爾矣

孫扶蒼六書秦餘序

張漢

昔者揚雄著方言所至懷鉛提槧錄而刊布其語又多識奇字好事者載酒看過其家就而問之王安石咬石蓮子作字說字皆有意義先儒以為鑿使其書在今日得讀而究之自必別有發明無不可解之字惜乎不傳字之能解者鮮矣今天古人之製為字也非無意義而漫為是形也

後世以訛傳訛浸假聲音而訛之浸假形像而訛之浸假
點畫又訛之雖四子之書童而習誦未嘗不明其義而讀
字屢多錯失生三代之後毅然復古一訂流俗之訛而得
其精奧非聰明好學深思明辨而心知其義不足語此洛
陽孫秀才扶蒼聰明好學深思明辨而心知其義者也往
因莫長卿太史詣予出六書秦餘相示長卿謂扶蒼考校
字學數十年於此矣今既老猶日校字不輟手錄心撰成
書若干冊欲就正吾子序而行之予因閱其冊往往得妙
諦若出獨見不知本於何典間為刪其繁蕪釐正疵病不

搗為序附於冊末扶蒼之發予非鮮少矣他日歸予得此說說字索而廣之人必詫余有疑不見異人必得異書者予當听然一笑以扶蒼書告矣

韓若潮清合易序

同上

河南人多好言易二程夫子起河南邵康節亦以洛居天地中卜居於是言易之精古今莫及是勿論已即陸機宿王弼冢夜與講易盡析元理冢故在偃師僕自守河南以來謂洛陽為古多才地必有善言易者出其中又未遑訪求而太史莫長卿先生以韓貢士若潮清合易見示僕尚

未親晤其人也披圖展視見有以經註經者有以史實經者其餘所發圖說諸義亦有先儒所未及發僕於是喟然歎曰吾向讀易而後乃今又進一解矣先是孫秀才扶蒼以六書秦餘索序方應其請乃今若潮又以清合易屬予為序甚矣洛陽多才古有是言信乎不我欺也昔倉頡因元滄颯文制字今永寧陽虛之山有造字臺扶蒼起河南遠好辨奇字伏羲畫卦亦有臺在河南而若潮又精易言時時得新義有才如此吾憾遊洛之晚也而吾且愧讀易之早矣精易言識奇字願日偕二子而遊焉

輯石崇金谷園詩序

袁良謨

今夫布衣韋帶之士甘慕藿而修仁義非不美也而名或湮滅而不彰何也無厚貲以爲之階也有管太僕卿石季倫以世胄之子擁巨富之貲開園河南縣西金谷澗中飲瓊漿而膾飛鱗朝歌夜絃蕩志悅心似不過紈袴所爲宜與蟬蛸之美觀同盡然携其所有招致一時名士如潘如陸與之結社賦詩遂亦名足千古豈非其階之者厚乎迄今即其遺篇所流傳想其臺榭之幽邃名花茂林沙棠修竹境何潔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觀闌池沼致何曲也出

則游目弋釣入則娛意琴書情何怡而適也而况坐滿名
流一唱一咏皆足以矢金石而播管絃是以千載而後遷
客騷人過洛浦而憑吊者咸有生不及時之慨焉余也生
長澗瀼之濱每天和日朗望遠登高覽三川之形勝尋昔
日之故址雖破瓦頽垣無一復存而雲情物態如擁樓閣
以高下岸柳嬌花猶燦金碧之輝煌流連慨想不禁情深
焉因為遐稽時人搜羅舊編綴而集之以為後世考古者
之一助云若夫當年賓主賢否固不必深為較論獨惜季
倫自稱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宜一切人世淋漓豔治之事

不足為溜而何徒侈情於錦帳珊瑚遂甘心東市以邀樓
頭之一墜于婦人女子之手也哉

跋
後序題後
書後俱同

宋

平泉草木記跋

邵溥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取以
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
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
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溥記

前題

葉夢得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

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感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于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璧縣世以為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行索蕭然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貴人亦不甚重至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

探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
以賦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此行壑剝剔巖洞與藏
于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
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
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
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
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葉夢得跋

程氏遺書後序

朱熹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盡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

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
先主唱明道學于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
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
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
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
而滯于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
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于殘編瑩簡之餘傳
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
亦謬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一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六重復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同上

心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

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母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為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程氏外書後序

同上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

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之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難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書

書伊川先生帖後

同上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為熹時為公言楊遵道記先生

書語學者誦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

筆札之閒非先生之德威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謝君
冬見張思叔所記師說而崇觀聞久官太學未知果能尊
所聞否其家尚藏此帖今制幕趙崇憲摹刻以示蜀人逮
雲臺本因記則說輒為附識其後使覽者有以知夫學之
有統道之有歸而不但為文字之空言以詳世取寵而已
也淳熙戊申春二月乙卯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同上

右鄉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誠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
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觀其真格

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葆之所以佑啟厥後者為亡
窮矣借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
寅八月日新安朱熹書于豐城傳舍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同上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
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
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富文忠公與洛尹帖

同上

富文忠公與洛尹帖以史考之尹者李中師也熙寧元年

公自河陽被召入京以病請汝而歸過洛少留連遣三喪

赴汝後又一遣喪

引子云喪骨肉大小四日

是時李以天章閣待制知

河南府營奉應天會聖兩神御殿故此一帖自言附庸悲

惱而贊李二役畢工者為第一公既至汝神廟遣中貴人

馮宗道挾大醫陳易簡來治足疾故此一帖言中璫太醫

者為第二移囚不知何事為來恐亦即宗道也故此帖為

第三明年被召入相故此一帖云詔使到郡即交州事辦

行而東者為第四三年李自權三司使進龍直再尹洛故

此帖致賀始稱龍圖給事者為第五四年公在亳州坐不

兼青苗罷歸洛未至改判汝州故此一帖言近赴小邑勝
於窮生里閭且感君相厚恩而恨不得時奉談笑者為第
六公至汝不久即請歸洛故此一帖言擇日就第者為第
七既而告老遂以司空使相致仕故此一帖答其封示單
報者為第八凡十三帖其歲月先後可考者如此其餘似
亦皆是在洛時往還者蓋李之事公不為不謹而公之遇
李亦不為不厚矣而其後李因奉行免役之令乃籍公戶
使出泉同於編配以媚用事者小人觀時狗勢反覆異態
何世無之覽此卷者可為發一大笑也慶元丁巳十月庚

辰朱熹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同上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
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
今陽夏趙侯刻真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
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
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
終篇恍然自失因敢失其後以自詒云淳熙丙申三月丁
巳新安朱熹敬書

題伊川易傳後

呂祖謙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寫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學校稍善遂合尹氏朱熹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訂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憾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郎山樓鈔景山方職教東陽地取刊諸學宮

元

題河南程氏世系後

吳登

大程先生任金陵宋淳熙間托於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期而蕩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宋歲程子之書人編程子之言口說涕泣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明

題畫香山九老圖

王世貞

家弟自秦中歸手一卷相示云得之朱大叅孟震者考之
似是香山九老圖多正統以後不知名人跋僅有成淳時
一僧復誤裝於後而雪齋老人者至目為趙大年筆大年
長山水小景汀洲蘆鴈不言作人物及界畫樓臺也畫史
稱劉松年有九老圖此豈其筆耶樂天自歸洛六十八而
得風疾乞骸以刑部尚書致仕至七十而愈乃會故懷州
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右龍武軍長
史鄭據年八十四益州長史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

供奉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亦年七十而秘書
監狄兼謩河南尹盧真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合之
得九人飲於履道里之居第皆有歌詩紀之而樂天自叙
其事所謂洛社耆英會也一曰香山九老者樂天時時游
香山之龍門寺故名而是圖所為有序有船有叟白鬚飄
然若依稀乎履道里者然致池上篇水五之一竹九之一
島樹間之而今水與樹勝而竹太不勝又無中高橋石樽
紅蓮折腰菱華亭鶴紅綃紫綺雙腰素口之屬而金配琴
奕書畫以綴其寂寞不知松年旁碑時當爾耶第其新素

之精與位置結構之句整往往有宣政間應制風範吾生平雅慕樂天自納節來願治弇山園以希十五年後耆英之盛而今復厭且棄之矣茲與吾弟約異時肯吾貌必不為樂天如不為僧贊寧者當為百三十六歲之李元爽哉

書池上篇後

同上

余少讀歸去來辭雖高其志而竊難其事以為非中人所能後得白樂天池上篇覽之頗有合謂此事不甚難辦此文不甚難構而千百年少儷者何也蘇長公云樂天事事可及唯風流一事不可及余則云風流亦可及唯曉進退

不可及也

題洛中九老圖

同上

右洛中九老黃鵠圖以遺余者鵠南陽人依武昌吳明卿以居貌寢甚年二十餘而能呬盡老人佻俄婆婆態余因戲與約更二十年貌我置其間得否九老中獨香山居士小解事人或謂海山仙宮有居士一院居士不首肯日歸即應歸兜率天吾意頗與之合審爾當貌我作十三歲兒騎黃犢吹笛三生石傍也

國朝

洛陽名園記題後

袁良謨

洛陽宰天地之中居風雨之會自營洛以及北宋為帝都
為陪京二十有餘年其間宮殿樓閣宏傑壯麗足以窮人
世之技巧竭山海之蓄藏不知凡幾而皆湮沒於兵火蹂
躪之餘况在士大夫之宅榭不過數畝之宮花石草木之
微為足區而誌之哉雖然當其盛也連簷銜榭接影豁山
以瑰麗奇偉之士配天匠地孕之奇勲業文章之昭著詩
酒琴瑟之流播皆足以鼓休明而彰盛治是故石氏金谷
潘陸留之裴令綠野中興傳之富鄭公呂文穆之堂構相

業永之司馬君實之獨樂資治成之他如平泉花木富春
咏歌輞川畝畫環溪胡園之靡麗皆饒一時之勝致而足
與千古之慨慕者也獨怪李文叔誌之不詳所謂十九園
者俱不載其結撰之處今雖欲求其遺址以髣髴當年之
勝槩豈可得哉且如隋唐公卿大夫王侯貴戚之屬列第
東都者常不下千餘應各有別墅以供遊賞文叔之時相
去不遠可訪而誌之而乃僅及其目之所見也豈不深可
惜哉念全盛之難企欲追跡而無從滿目黍離秋風捲地
望古遙集感慨係之南唐文叔所記合隋唐歷代之遺而

共為一編是余之志也夫至於諸國結撰之區其可考者
誌之不然闕之閱世既遠則固無如何也